



溪底行紀

● 呂昇陽*

曾文溪位於老家的河段，雖然與黑面琵鷺來此度冬的溪口(如圖)尚有一段距離，但卻仍深深受到潮汐的影響。當漲潮的力道啟動時，海水混著溪水洶洶的逆流而來，很快的便淹上河坡的蘆根；而在退潮達到極至時，則只剩下一帶如病的細水，不可思議的露出大半璧的河床沙地。



曾文溪口的黑面琵鷺(三月繁殖羽)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起風的午後，我穿過正在收割稻作的溪埔，走向了河岸騁望。這農曆的六月半，河坡的蘆葦林已有三五株悄悄吐出了花穗的新穎，暗示著下一季秋涼時節，江畔即將孟浪登場的蘆雪翻舞。那種印象，是一種望不盡的蕭瑟；若又遇之以夕照的蒼茫、浪打潮岸的清響，可就更令人不辨古今而難以為懷了。

岸崖上佇立，透過風吹如櫛簾的蘆林間隙，我往河心張望，只見到大落潮後浮露出勻平而縝密的沙地，綿延數里。是河神見邀嗎？我敬謹的走入這原本不屬於人類行走的河道，想像在兩三個小時之前，這裡還是一片浩浩江河水，正是溪魚逍遙游行的水路！可是此刻水退魚杳，還剩我獨立荒涼，體會著一種比滄海桑田更滄海桑田的幻境！

我先怯怯的在岸崖之下徘徊，窺見蘆根的濕地間藏有數不清的彈塗魚逗趣鱗行；我復好奇的追步禽鳥踏沙的爪痕與村狗浪遊過此的足跡，明白趁機來訪的不只是我。忽地，聽見了風過蘆林的聳動，這蕭蕭颯颯的清音如海韻、如江潮，一波波、一陣陣，雖然旋律簡樸如古調，卻足以滌除煩心俗慮，果然是「大音希聲」。而在雍穆中添上了巧趣的是，總會有三兩隻的「灰頭鷓鴣」(如圖)或「褐頭鷓鴣」不時飛來穿梭停蕩其間。看那長長的尾羽輕挑忙碌的上下抖動著，其節奏正相諧著牠短笛一般的俏皮聲；而似這般此起彼落鳴翠蘆林的形與聲，也使得原本脈脈的境界因此而活潑鮮明了起來。



灰頭鷓鴣



所以我說，這河邊的「蘆葦」與「鷓鴣」是相生相成、相得益彰的，因為只有如許輕巧靈動的鷓鴣，才能盡情的在蘆梗上自在的停棲、翻滾、側懸與飛躍，而這份踏浪般的輕靈若由斑鳩、雁鴨、白鷺鷥或紅冠水雞等效之，恐怕就要折節摧枝，豈能有此娉婷！

當我已漸漸習慣了這地平面之下的空間感，也就任由自己背向水岸，得寸進尺的更往河心的方向逡巡而去。其實行踏在這水落的浮洲之上，是有一點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的，須得留意這地面上的沙土顏色，以判斷它密實的程度。因為童年時曾經聽過那關於「身陷神秘流沙」的古老傳說，而這恐懼的後勁甚至會浮現在日後的夢境中。

在廣漠而平整的浮沙裡，偶有如畸零地般凹陷的水窪。今天在緊鄰流水的水線旁，迤邐出一處狀似葫蘆造型的窪地；我給它取了一個小名，名為「葫蘆窪」。如果以悠悠的細川比做一條蜿蜒的瓜藤，那麼這窪地的形狀便恰似從藤蔓垂懸而出的一只葫蘆。此時，它與溪流相接的「蒂頭」和中束的「環頸」兩處都是乾涸的，只在上下兩個半剖圓的葫蘆身內才有淺淺的殘水積著。我臨窪探尋，想瞧瞧有沒有退潮時因撤退不及而受困在此的溪魚，結果到底不見有這樣的糊塗魚。

懷著踏查的心情，繼續循著水線邊，逆流行望。前方是這段水落浮沙的盡頭，可見一片亭亭玉立的蘆田，芴芴的自岸崖處綿綿凸展至幾達河床的中央。舉起望遠鏡探望，正巧覩見兩隻自豐草裡鑽出的紅冠水雞(如圖)悠然神旺的來到溪邊飲水，其中一隻且大玩著浴水澎翹的遊戲。後來又飛來了一隻斑鳩也來到牠們身旁親水湊熱鬧。





眺望間，隱約發覺到蘆田裡，有一畦顏色的層次微異且展現了不同的丰姿。這肯定不是蘆葦，那會是什麼呢？我設法越過了一些阻礙而來到這片新綠的植物根前。原來是「香蒲」（俗稱「水蠟燭」）！生態上，其與蘆葦同屬「挺水生」的植物，而其植株則像極了迷你版的芭蕉樹，細長紛呈的柔葉皆成「片狀扇形」生長。我憶起了從前，也曾在溪邊的蘆葦田裡看過兩三株香蒲，只是當初零星夾雜在蘆葦叢中，故不能顯其風采；而今洋洋滿眼的一派清麗瀟灑，教人流連，真應了徐志摩數大便是美的浩嘆。

這一片香蒲林出人意表的獨自繁生於此，若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佳人雅集；其悠長的柔葉隨風拂蕩如芸芸青絲的飄韻，真是溫柔清婉極了。我觀其植株都是初長成的模樣，所以等到溪邊的蘆葦全都抽穗的時節，香蒲林的梢頭上也肯定會一齊擎起如柱柱清香的水蠟燭（花序），使人想見楚辭九歌裡迎靈的水祀。

告別香蒲林，依沿著大約退離南岸百尺的水線，順流行吟。嫣紅的一輪夕陽在對岸的岸草上緣，溶溶欲墜。而溯江的長風將掀起的波瀾汲汲的推向我足前的沙地，其連綿迢遞而來的水濤波紋如鱗浪，只是它巨幅得斷非是尋常江魚的細鱗可擬，而差是夕照中江龍金碧輝煌的鱗身。

正讚歎這橫江巨龍的錯彩鱗光時，忽然回神看見下游不遠處的溪面上，浮泛著一葉自北岸而來的膠筏。木箱當椅，其上坐著長篙橫握、左右點水前進的箬笠翁。呵！原來長篙的操法，還可以像這樣的「以划代撐」。在暮色的金波中，其舒徐操槳的身影，彷彿駕著的是水天裡一艘遺世的獨木舟，何等悠閒自得！而當我為之神往時，卻意外的發現，原來老人並非獨自一人。在竹筏邊的水面上有一隻黃狗浮露著可愛的狗頭，並豎起雙耳尖尖。此景的殊趣，不禁讓人聯想起蘇軾登超然臺詠「馬耳常山」的詩句——「未隨埋沒有雙尖」。

狗狗最初都一直圍繞著船側四周泅泳打轉，觀其意，既是迴護主人亦自有炎夏裡嬉鬧戲水的興致。而當南岸在望時，牠便倏的游到膠筏前領航並不時的回望老翁，直到帶水上岸抖落一身，猶然於蘆葦林下凝望守候著老翁抵岸繫纜，然後才主僕相隨的登上岸崖歸去。唉！天地之間，有此一忠狗相伴偕行足矣。

在夕陽的餘暉欲盡時，對於今日的溪行觀止，雖依然眷戀，可也只能理智的自沙





洲回步登岸離去。但卻在此際，發現了溪水湧起的波瀾開始可以越過沙阻而汨汨的流入葫蘆漥裡，其迅疾轉強的水勢在葫蘆漥的積水裡沖激出一道如箭的滾滾濁流。啊！轉漲潮了，若不是這原先與溪水尚有一橫浮沙阻隔的葫蘆漥，轉眼水漫相連，我如何能察覺這海神啟動漲潮的霎那；又若非這湧進葫蘆漥的波濤澎湃，我又如何得知這漲潮啟動的磅礴力道！唉！大自然的神力與奧妙果然教人驚奇與敬畏。

回程上岸崖時，拾折了兩枝敲倒橫路的蘆葦；其身段頗長如竿，正好可以斜搭在肩頭，伴我迎風踩著腳踏車以歸家。晚飯之後，在滿月的院落裡靜坐納涼。想起了徐志摩在「秋雪庵」前吹弄蘆管的新聲，我欣慕的也想嘗試著那風雅，無奈卻譜不成一段蘆音，只有自慚形穢。那就隨興拿起碧綠如丐幫打狗棒的蘆梗在月下舞弄吧！蘆梗當劍，迴旋的劍招映影在粉牆上兔起鶻落。而在這月下我是仗劍的俠客，長劍破空劈風的颯爽之聲，豈不有勝於志摩秋雪庵前的幽咽淒涼。

